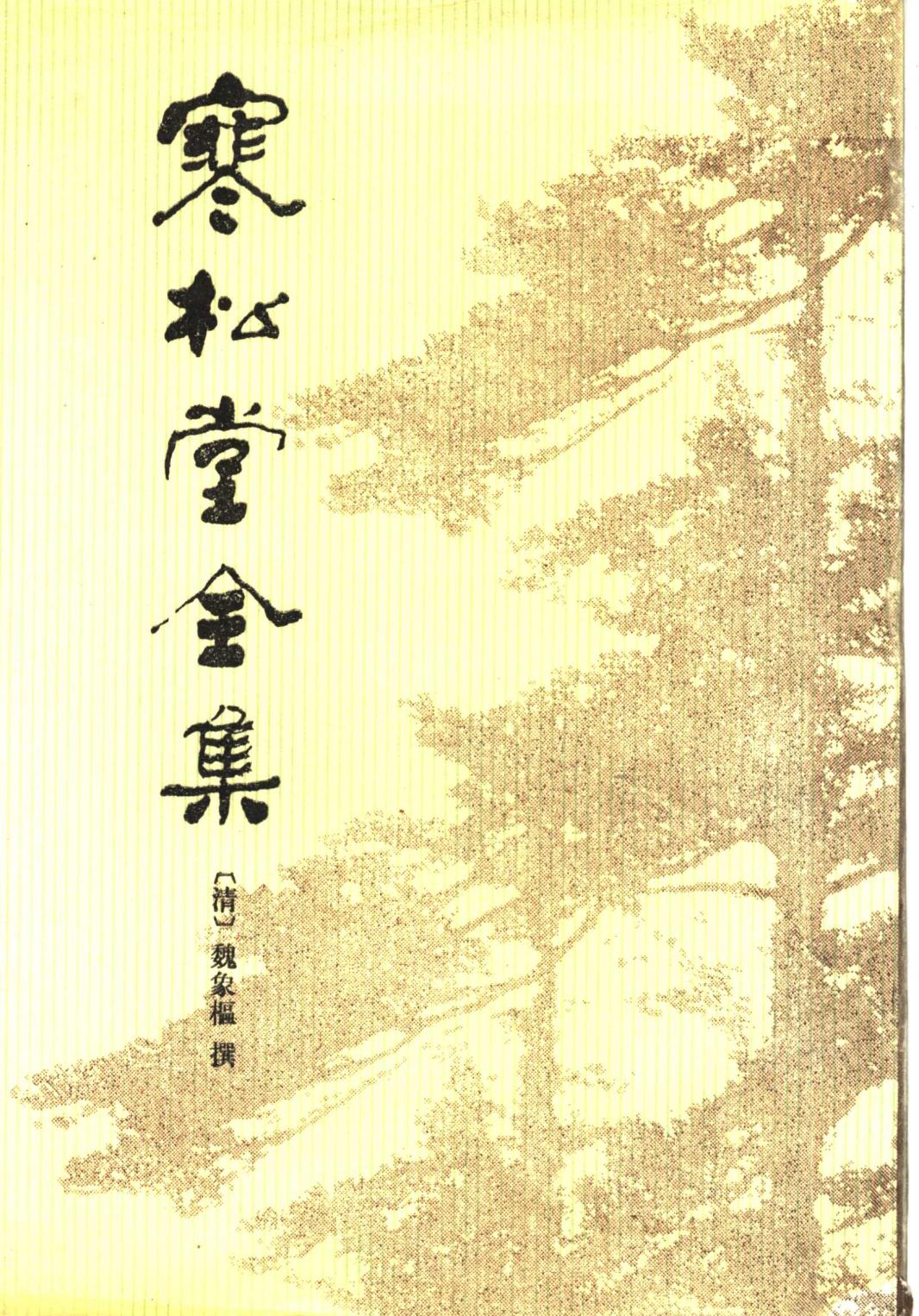


寒松堂全集

〔清〕魏象樞 撰



〔清〕魏象樞 撰
陳金陵 點校

寒松堂全集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凌金蘭

寒松堂全集

〔清〕魏象樞 撰

陳金陵 點校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24³/4印張·501千字

1996年8月第1版 / 199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 冊 定價：36.00 元

ISBN 7—101—01261—2/K·538

前言

一

寒松堂全集，清魏象樞撰。魏象樞，生于明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年），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年），山西蔚州（今靈丘）人，字環極，號庸齋，明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年）舉人，清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年）進士，選庶吉士，四年授給事中。順治十六年，內院大學士甯完我劾陳名夏，辭連象樞，被拘禁，尋經部議降調。不久，魏象樞以母年老，請乞終養，獲准回籍。

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年），即玄燁皇帝親政四年之後，大學士馮溥疏薦魏象樞，被起用爲御史，擢任順天府尹、戶部侍郎、左都御史、加刑部尚書銜。康熙二十三年，年老奏事于乾清門摔倒，隨乞休獲准。康熙皇帝在他回家前，特于宮中接見他三次，並授予手書「寒松堂」三字扁額。（二）
魏象樞死後，他的兒子將他的奏疏、詩文編成一書，以康熙皇帝題書的扁額「寒松堂」三字爲名，是爲寒松堂集。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年），熊賜履爲之作序。但康熙刻本，曾「板燼於火」，通見的爲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年）刊本。魏象樞的後人魏煜，曾言及嘉慶刊本的緣由。（三）

魏煜說，「乾隆皇帝曾敕言官奏事，當如魏象樞奏疏」，致使「諸當道」者購求寒松堂集甚夥，所藏

殆馨」。^{〔二〕}嘉慶皇帝加恩賢良後裔，魏煜被賞爲舉人，欽取教習。魏煜于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年）再次刊印寒松堂集，得到了許多官吏的資助，大學士董誥等人爲之作序，校刊領銜的有當時名士阮元、張問陶、盧坤等七十七人之多。北京圖書館古籍分館藏有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年）刻本寒松堂全集，與嘉慶刊本相比較，可知嘉慶本是以康熙版印制的。

一九一三年刊印的畿輔叢書，將寒松堂集收入該書的集部。畿輔本寒松堂集卷一至卷四，收入魏象樞的奏疏，校改了嘉慶本錯訛的個別字。畿輔本將詩三卷置于文集之後，所收詩文比嘉慶本要少。卷五文集，缺觀心約集序等文六篇，卷六，缺上胡少保館師書等文十二篇，卷七，缺文二十三篇。詩集一，缺補天石等五十首，詩集二，缺寄謝馮秋冰爲余訂續順堂詩集用前韻等十六首，詩集三，缺入都訪孫退谷王敬哉兩先生等三十一首。畿輔叢書本，實爲詩文的簡本。

二

魏象樞，被稱爲「廉直齋齋」，能規切用事大臣，尤言人所難言」。^{〔三〕}他的寒松堂集所收的奏疏、詩文，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順治、康熙之際的歷史面貌，對於研究這一時期的政事、政制、賦役、吏治、士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順治五年（一六四八年），時年三十一歲的魏象樞，作爲授任不久的刑科給事中，就敢于參劾巡撫大吏。他指摘安徽巡撫王憲「本庸流，謬承重任，負債萬餘，取償地方。內外諸臣，共聞共知，豈可以聖

朝培植之疆土，供不肖者償債之需耶。」揭露王儕以東流縣知縣用「助餉之名，以通暮夜之賄」，獻銀三千兩，而包庇其城陷之罪。^(五) 王儕因而罷職，象樞聲名大噪。

在清初滿族貴族統治集團的民族歧視與高壓政策下，魏象樞善于利用其維護皇權統治的心理，盡可能提出有利于漢民的諫議。滿族統治者以滿、漢雜處不便為由，強令京師漢族商民全徙至南城居住。魏象樞訴說，南城「地狹人稠。今且以五城之民居之，貲賣者苦于無房，拆蓋者苦于無地。嗟此窮民，一廬莫必，將寄妻孥于何處乎？」他懇請清廷，「盡察前三門外官地官房，可為民居者，許令量地輸銀，給以印照，俾作永業」。魏象樞還針對任意擡高房價，「高騰數倍，勢必至罄家所有，不足以卜數椽之棲，則遷者更多一苦矣」。要求地方官吏，「概平一價」。^(六)

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年），魏象樞以維護皇帝旨意為名，不得「變更上傳，輕重綸音」，要求真正貫徹「如遇投充之人犯罪，與屬民一體從公究治」的原則，反對「視朝廷選授之官，反輕于各旗新投之人」的現象。^(七)

清初，曾出現地方官吏不向朝廷題奏，恣意擅行「殺人、罰人」的混亂現象。順治六年（一六四九年），魏象樞在他的擅殺屢有明禁等事疏內，揭露山東省平陰縣知縣未向朝廷奏報，竟于「縣衙，罰死兼殺死生員牛射斗等、民高棟等數人」。他說：「事犯極刑，自有國律。罰殺之權，不在縣官。况擅殺之奉嚴禁，已非一日，」「伏祈敕下該撫按嚴究」。清廷為此，發出「著該督撫按，確察嚴究」之旨。^(八)顯然，查究地方官吏擅行殺人、罰人，不只是維護封建皇權，而且有利于保護一般庶民的生命安全。

滿族貴族、八旗兵丁居于京畿地區較多，肆虐不法，頗為嚴重。直隸地方，巡撫、總兵、副將、參將、遊擊、守備，及「駐防章京等官，非不星羅棋布」，但「巡撫既不管兵，總兵不聽約束，且漢軍、漢人無約束駐防章京」，及莊頭、撥什庫人之例，致使「輦轂之下，如皇莊樂亭等處，馬賊成羣，肆行無忌，大為地方百姓之害」。魏象樞說，經他的衙門，「送刑部盜賊一起，俱有旗下人在內」。為此，他于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年）題請皇帝「特簡才品優長，不徇情面，不擾百姓，滿、漢兼通的滿洲重臣，擔任直隸總督，以便「總轉各總兵及各城駐防章京、道府、州縣、衛所等官，並各莊屯地方等處，俱聽約束」。其實，意在「以滿治滿」，管束不法旗兵、旗民，庶幾使京畿地區「百姓賴以保全」。^[2]

三

魏象樞的聖德勤修日懋等事疏，是關係清朝中樞政制的重要章奏。順治八年（一六五一年），福臨皇帝親政，獨攬朝綱。魏象樞認為，「皇上批決章奏，輔臣得侍御前，大政尚有面議」。他諫議，皇帝「親臨便殿，或駕御午門，卽召滿、漢輔臣二員，講說帝王用人行政之本，人心道心之微，以弼盛德。仍擇滿、漢詞臣，文學雅重六員或八員，以備顧問，併註起居」。^[3] 魏象樞之議，正符合福臨加強皇權，削弱滿族宗室貴族權力的需要，又便于漢族士大夫對皇帝施以思想、政治的影響，表現了他是一位很富于政治洞察力的官吏。順治十年（一六五三年），福臨皇帝命大學士、學士于太和門入值，以備諮詢。十七年（一六六〇年），進而在景運門內設值房，由翰林官值宿，以便「朕不時召見顧問」。^[4]康熙皇帝于

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年）特選侍講學士張英、中書高士奇入值南書房，代擬諭旨，顯赫一時。可見，魏象樞此議，實為清代中樞政制發展的一個契機。

魏象樞很注重京師六部與地方督撫的制約關係，以加強朝廷對政事的瞭解與掌握，以及對大吏的考核。他說，「勵精圖治，貴攬其大綱，養兵救民，宜責之大吏」。臣所謂大吏者，在內則六部之卿貳，在外則各省之督撫是也。臣所謂大綱者，內之卿貳可以察督撫，外之督撫可以察有司是也。夫兵民大政，無一不由六部題覆，故督撫行事有叢弊之處，六部知之必多，察之亦最易。何也？每事各有副書可據，每事各有底案可稽，其易察一也。吏部分省而設官，原以責賢否，別部分司而治事，原以專考成，其易察二也。部臣嘗有領兵、抽稅，出差于各省，久駐于地方者，如兵馬虛實，百姓苦樂，親眼見過，其易察三也。」魏象樞請順治皇帝責成六部，「令其詳察各督撫奏牘、薦章、諭揭文冊，內有不公不法，大弊大害，推諉偏徇，延緩糊塗者，卽許具疏參奏，酌量處分」。^[三]

魏象樞還請順治皇帝，「倣唐太宗以都督、刺史姓名疏于御屏故事，將滿漢大小九卿、科道官，每員制一大籤，督撫等官，每員制一大籤，各疏其名，各制一筒，時隨皇上左右。如某臣擔大事，某臣發正言，卽于籤上御筆記一「功」字，某臣有充位望缺等情，某臣有富貴恩怨等情，卽于籤上御筆記一「過」字」，以此加強對大吏的考查。皇帝接見大臣，要詢及他們的「貪廉功過」，如發現「有一言代飾，一語中傷」，「而異日之賞罰黜陟」，則「有把柄」。^[三]

對於中下層官吏的考核與薦舉，魏象樞提出要從戶口、錢糧、驛站、詞訟、學校、城池、衙蠹、土豪、

行價、餽送、積穀、保甲十二項進行具體申報。如詞訟審理，要報明「當堂剖斷，即發審單。有罪定罪，無罪免科。任內並無受賄、受囑，令親友住居境內，暗送人情，顛倒是非等弊」。餽送項，要報明「任內不受餽送，亦不與上司餽送，並無派取民間皮張土物，繳回原價，譏媚上司等弊」。武職人員，也有月糧、功次、軍器、馬匹、訓練、約束、占役、受詞、行價、餽送等十二項考查內容。如占役項，要報明「所部兵丁若干名，俱係實充營伍，並無坐名食糧，僞人充數等弊」。行價則報明，「所帶家口若干，取用民間貨物、柴米等件，實係見價發買，並無揩勒虧短等弊」。^[四]

魏象樞在疏議中，反覆強調考核官吏，應首重廉潔。他認為推薦道府等官，應報明該官，是否「概絕餽獻，嚴禁參謁及解報錢糧勒索火耗、滴珠、扣批不發等弊」，徵收錢糧有無「暗侵私派」，及縱收耗羨等弊。^[五]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魏象樞在他的盛世貞舉旌廉之典等事疏內，批評當年考核京師官吏，「皇上留用之旨，止取才能勞蹟，而概未及操守」之疵。他列舉周官六計：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都冠以廉，而與清朝考核官吏以「操守爲先」相符。如「止取才能勞蹟」，勢必使督撫等封疆大吏對所屬地方官吏的考核，竟向以「操守似非首重」，只「以才力不及等項爲去留」，而導至「國法愈弛矣」。^[六]魏象樞請求康熙皇帝今後京師、地方的滿、漢大小官吏，「總以操守清廉爲上等」，並望能旌獎廉吏，以明「本朝之好尚」。他請求朝廷重視大吏的表率作用。在他看來，「督撫廉則吏治清，民生遂，而天下安。督撫不廉則吏治不清，民生不遂，而天下不安」。「若不將督撫之大貪極惡，以重法處一二，雖有降級革職，猶能安享富貴。人將謂廉之不足爲重，而不廉者之贓至十萬，亦可一赦而免也」。^[七]應該

說，魏象樞的諫議，實際上爲康熙皇帝所接受。

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十月，魏象樞遵照皇帝的用人要「以操守清正爲本」，反對「遷來吏治不
清，貪以爲能，廉以爲拙」之風，向皇帝薦舉素有清廉之名者十人，多被任用。^{〔二〕}康熙朝循吏較多，有
云：^{〔三〕}康熙皇帝「與民休息，拔擢廉吏，如于成龍、彭鵬、陳璉、郭琇、趙申喬、陳鵬年等，皆由縣令洊歷部院
封疆，治理蒸蒸，于斯爲盛。」^{〔四〕}顯然，魏象樞對此不無微薄貢獻。

馬整頓吏治風氣，作爲左都御史的魏象樞還于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向清廷呈送申明憲綱
恭請嚴飭以清致治本源事疏。他在疏中寫道：「國家之根本在百姓，百姓之安危在督撫。故督撫廉則物
阜民安，督撫貪則民窮財盡。」爲此，魏象樞提出，各府州縣官不許行謁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或
擅離地方「赴省拜壽，夤緣通賄」。他着重指出，要嚴格規定總督、巡撫等大吏，不得接受「陋規」，「縱容
屬官科斂」，不得受考試生童「餽獻」，「縱容賄賣生童溢額」，不許捏報兵械、軍器價值，指勒米糧、物料，
「不許徇庇有司衛所等官，任意灑派」；「不許差內使人等，借訪事爲名」，騷擾地方，不得利用遊客、星卜
及僂伶人等，「作興抽豐」；「不許自開便門，令所屬官役人等，出入傳事」，侵犯道府州縣職權，不許強制
新任官員接印，致使舊吏虧欠無着，「愈久愈淆」。康熙皇帝看見魏象樞的這一疏議，曾硃批「這所奏事
情，切中時弊」。^{〔五〕}

科舉考試舞弊，係封建王朝的痼疾之一。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年）發生順天、江南科場大案，同
考官、主考官被處死多人。「一時人心大震，科場弊端爲之廓清者數十年」。^{〔六〕}但隨着時間的推移，舞

弊時有發生。魏象樞擔任過考官，也參與監試等事，對其中各種弊端有比較具體的瞭解。他特于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提出科場弊竇多端等事疏，概括當時八種舞弊方式：場外賣題；主考、同考參同揣摩，携卷入房，暗通關節；取中私人，不呈佳卷，將不應圈點者密圈密點，溷呈主考，帶入主文相公，換卷埋卷，誤人功名；不批落卷。魏象樞針對上述弊端，要求增設滿、漢內簾監試御史等防範措施，尋經部議覆准，載入科場則例。（三）這類資料，有助于人們對清代科舉制度的研究。

四

錢糧的稽核與管理，爲封建王朝的一大政事。清初的戰事頻繁，使其顯得更加重要。魏象樞的疏議，涉及錢糧事務的頗多。

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年），清廷發現江南蘇州府等處，侵欺錢糧五十餘萬兩之多，竟達五年之久。而「布政司報部文冊，累年俱報未完。徵者全徵，報者虛報。外欺撫按，內欺部臣之弊，莫此爲大。且匿銀已經五載，不聞有發覺解官之人，欠布已累萬千，不聞有考奏未完之疏；則前日稽察之不周，概可見矣」。（三）清初錢糧管理竟至如此。

魏象樞多次疏議，健全錢糧稽核制度。順治八年（一六五一年），他在《請定藩司會計表報之法》等事疏中，要求改變戶部與各省布政使對錢糧缺乏相互稽核的狀況。「請自八年爲始，各省布政司官于每歲終，會計通省應徵錢糧若干，應解、起運、存留、支發、蠲免、拖欠若干，「分別款項造冊，呈送該督撫查

核」，經撫臣奏報皇帝，咨送在京各該衙門，「互相查考，有弊卽糾，既可以杜藩臣之欺隱，又可以核部臣之參差，實大有裨于錢糧者」。^(三)魏象樞還建議，「頒發格眼文簿，按月開填徵完，起解錢糧數目。歲終，該州縣赴府，該府赴布政司查比，仍將查比過錢糧分數，另填一格，具由呈部查考，以防貪官私徵欺隱等弊」。^(四)

當時，「有司派徵錢糧，皆假吏胥、里書之手。本官自通算法者，百無一二。其賢者，立身清潔，或因蒙蔽而不能知，其不肖者，猫鼠分肥，通同漁獵。誰肯逐兩、逐錢明白兌算」。有城工錢銀兩萬有餘，僅解銀六千，徵銀一萬八千，解銀七千。上解之數只占實徵的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侵吞過半或三分之二的現象並非罕見。爲此，魏象樞諫議，命各該督撫布按，速檄各州縣，「照依本年赤歷易知單，備造格眼清冊，明註某戶、某人共該某項糧銀若干」，蠲免、實徵數，並說明何人清算、書寫，經負責官吏查對，呈送督撫布按，細加覆核，「倘有數目多寡，那移錯亂，及改冊徵收，自立紅簿等弊者，立行糾參，以違旨論罪，庶小民不爲貪吏所欺」。^(五)清廷徵收糧賦手續，實際上采納魏象樞的建議。

魏象樞從維護封建王朝的統治利益出發，唯恐「百姓困苦，不務耕耘，煽惑勾通，揭竿走險」，于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十二月，向玄燁皇帝呈奏農事根本所關民食軍需並重等事疏，望皇帝「軫恤」農家疾苦。他說，如地方「少一荷鋤負耒之人，即國家少一納糧供稅之人矣」。現今「萬方之供無窮，公家尚有匱乏之慮；終歲之人有限，農家豈是不涸之倉。下官取之，上官又取之，前官取之，後官又取之。官日富，民日貧；官有權，民無告耳。層層剝削，公私交困，此又民窮財盡之大畧也」。從這種恤民思想出發，

象樞請求康熙皇帝嚴禁各項「私派」及徵收錢糧每一兩加火耗「三三錢至四五錢」等現象。要以「政簡刑輕，務農重穀，爲循良第一事。如遇大計註冊，並二年舉劾，亦以此爲上上考」。^(二)他還提請朝廷要慎選管理一省錢糧的布政使，在軍需浩繁之時，「非得冰心鐵面，敏練精詳之藩司，萬萬不可」，要改變「近日多以本省之藩司陞本省巡撫」的狀況，以防徇情遮蓋。^(三)這類疏議爲研究清代行政管理與財賦制度提供重要依據。

五

寒松堂全集內的書簡與信牘，確是反映了魏象樞不愧于「廉直審審」之評。^(四)魏象樞恪守清廷有關京官不得交接地方官吏的律令。他在給他的門生張開有的信裏說，「不佞矢不受及門一錢，不通外官一字」。^(五)在給新任陝西學道王功成（字允大）的信寫道：「但思秦地去敵鄉不甚相遠，恐習知門下與不佞有舊，招搖騙詐之徒壞我名節。雖門下得知不佞從無筆牘之事，亦不得不嚴防而密察也。至于片紙隻字，彼此兩絕。若門下有起居于不佞者，亦投之于水火，不敢開。」^(六)在得知門生孫壽周出任四川學道之訊，象樞高興得「喜而自慰者三」，同時就表示，「自今以後，與門下斷絕音函，以俟三年而復常也」。^(七)他家居時，「一刺不敢入都」。^(八)同年魏裔介任吏部尚書，也使象樞高興「加一餐」，並主動表示，「此後瓜李多嫌，再不敢一字候起居，亦不敢再勞一字問山中矣」。^(九)他自述，「歸里八年，長安諸君子不無風晨月夕之思，終未敢尺牘爲候」。^(十)

魏象樞在京師生活比較注意儉節，「不隨公分，不請客赴席」。他除正俸祿米收入之外，還得由他的妻兄每年資助銀百兩，加上家裡地租、房租收入，以及從家裡捎來的糧食、土產，方可維持官吏的中等生活。^(三)對於門生、弟子的奉敬，魏象樞大多退回的事例，屢見于他的書信。他給易子然的信中說，「清俸僅足以自贍，分以惠我，何忍受之，且弟子之報師長，以立身行道為尚，儀節非所尚也」。他退回禮銀，只收「葛布」。^(四)張開有的禮銀也被退回，勉留紬布「四疋」。^(五)至于一般官場禮品，概予退回。^(六)

值得人們注意的，魏象樞與他的座師太傅、大學士范文程的清白如水之誼。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年），范文程充會試主考官，魏象樞成進士。象樞稱，他只是隨同榜進士謝恩畢，「踵門投一刺，而吾師未識」他的「面貌、姓名、籍貫也」。當被選為庶吉士，入翰林院學習，「始得見吾師顏色，而吾師仍未識」他的面貌、姓名、籍貫。魏象樞成為范文程的屬吏，也只是「朔望循例作闈揖，外無私謁。每元旦開印後，乃吾師誕日，持刺拜賀，闈者例辭不受帖」，直至他被授為給事中、光祿寺丞，「前後凡十四年概如此」。順治十年（一六五三年），魏象樞因陳名夏案受牽連，頗得范文程的解脫。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年），象樞以母年老乞休，范文程也致仕在家，「兩無嫌疑」，他「力疾一謁」，方被延入范宅。十餘年師生之誼，「今日纔見一面」。范文程從「未受象樞一瓶酒」，象樞也未受范文程「一杯茶」。至此，范文程方表示，「吃我一飯去」。^(七)從范文程與魏象樞的清白如水之誼，可以瞭解清初吏治士風的某些側面。

六

魏象樞尚理學，他說，「每日所言所行，盡合于理。理順則心安，心安則可以對天，可以對人」。「人之所愛者亦有三等：愛人才者上也，愛百姓者次也，愛文章又其次也。要以愛名節爲切實本領」。他認爲，「讀書不達世務，真是腐儒；讀書不體聖言，真是呆漢」。〔已〕魏象樞的庸言、願學堂講章以及致知格物解、與孫奇逢等人的書信，反映了他的理學見解，也有助于探討清初理學思想的發展。

寒松堂全集所收的魏象樞紀年詩，從明末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李自成義軍攻陷寧武關的甲申闖賊陷寧武關周總兵戰死，到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十月二十日焚黃祭告先祠共三卷，除酬應之作外，多與政事相關，可收以詩補史之效。

七

爲了便於複製點校，我采用嘉慶本爲底本，對照康熙本及畿輔叢書本做了校改。由於我的知識很有限，蒙魏連科同志審讀，使我避免許多常識性錯誤。中華書局編輯部的凌金蘭、駢宇騫兩同志爲此付出辛勤勞動，並得到書局領導的關懷，方得以出版與讀者見面。在此一併致以衷心地感謝。至于點校的錯訛之處，肯定還有許多，尚希讀者指正。

陳金陵 一九八八年三月

(一) 魏象樞：寒松老人年譜。
(二) 魏煜：寒松堂集及年譜跋。
(三) 魏煜：寒松堂集及年譜跋。

(四) 清史稿魏象樞傳。

(五) 魏象樞：摘參劣撫徇鑒順城縣官等事疏，寒松堂全集（以下稱本書）卷一。
(六) 魏象樞：小民遷徙最難聖恩垂念已至等事疏，本書卷一。
(七) 魏象樞：宣陳格天之圖祈定立國之本等事疏，本書卷一。
(八) 魏象樞：擅殺屢有明禁等事疏，本書卷一。
(九) 魏象樞：歲輔盜賊日多百姓受苦日甚等事疏，本書卷三。
(十) 魏象樞：聖德勸修日懲等事疏，本書卷一。

(十一) 清世祖實錄，順治十七年六月壬辰。

(十二) 魏象樞：首疏遺諭詳陳治平之大綱等事疏，本書卷二。
(十三) 魏象樞：首疏遺諭詳陳治平之大綱等事疏，本書卷二。
(十四) 魏象樞：次疏恭陳薦舉各官格式等事疏，本書卷二。
(十五) 魏象樞：次疏恭陳薦舉各官格式等事疏，本書卷二。
(十六) 魏象樞：盛世貴華旌廉之典等事疏，本書卷三。
(十七) 魏象樞：遵諭舉廉以惜人才等事疏，本書卷四。

(十八) 清史稿循吏傳。

(十九) 魏象樞：申明憲綱恭請嚴飭以清致治本源事疏，本書卷四。

(二十) 魏象樞：寒松老人年譜。

(二十一) 魏象樞：錢糧開國家大務等事疏，本書卷一。

(二十二) 魏象樞：續定藩司會計奏報之法等事疏，本書卷一。

〔西〕

魏象樞：錢糧調國家大務等事疏，本書卷一。

〔三〕

魏象樞：聖意恤民甚深有司奉行多弊等事疏，本書卷一。

〔六〕

魏象樞：農事根本所關民食軍需並重等事疏，本書卷二。

〔七〕

魏象樞：籌餉之三在慎用藩司事疏，本書卷三。

〔八〕

清史稿魏象樞傳。

〔九〕

魏象樞：答張開有及門，本書卷十。

〔一〇〕

魏象樞：與王允大及門書，本書卷十。

〔一一〕

魏象樞：寄孫壽周及門書，本書卷十。

〔一二〕

魏象樞：答李翰先，本書卷十。

〔一二〕

魏象樞：寄同年魏貞庵先生書，本書卷九。

〔一四〕

魏象樞：答裴晉卿先生書，本書卷九。

〔一五〕

魏象樞：答王允大及門書，本書卷十。

〔一六〕

魏象樞：與易子然及門，本書卷十。

〔一七〕

魏象樞：再答張開有及門，本書卷十。

〔一八〕

魏象樞：答江督馬鑒宇，本書卷十。

〔一九〕

魏象樞：祭太傅范座主文，本書卷十一。

〔二〇〕

魏象樞：庸言，本書卷十二。